

遍拜大师成名家

——记奉化籍书印画奇才孙正和

袁国松

近日,同事书法家郭良平先生前来叙谈,我请他为我即将出版的随笔集《奉川日梦录》题签书名。我说,新书收录的66个单篇,其中一篇就写你们书法家——奉化籍的孙正和先生,少年起他遍拜大师,第一位恩师便是现代书法宗匠、艺苑全才马愚先生。郭良平对孙正和不甚了解,但他在年轻时曾持续数年临摹马公愚书法。于是,我出示了马公愚致孙正和一件信札的影印史料。如此一来,两位同事关乎马、孙的话题自然更多了。

其实,我了解孙正和先生快二十年了,最初是在挚友、奉化诗词名家陆文武先生口述之中。年少时,陆文武曾拜孙正和先生为师,屡赴新昌学书法。如今,只是他的诗名盖过书名罢了。

孙正和(1935—1990),字绳墨,号木蕉堂人,书印俱精,兼工绘画。他的艺术魅力深深地吸引人,他的精神能量淳厚地启迪人。这位书法家是中国书法家协会首批会员,曾任首届绍兴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,长期执教于新昌中学。

中国书法界、收藏界在介绍孙正和的籍贯时,时常冒出“上海”“会稽”“新昌”等地名,其实,他的故乡在奉化。孙正和之父乃土生土长的奉化萧王庙人,十多岁便去上海谋生。1935年,孙正和出生于上海。

孙正和自幼敏而好学。1949年,年方15岁的孙正和师从马公愚、钱君匋、施南池三位先生,开始涉足书坛。中学时代,他的文理科皆拔尖。1956年他考入了复旦大学,读的是生物学,师从宁波同乡、中国遗传学奠基人谈家桢教授。书法成名后,孙正和赴上海办个人书展,曾携妻拜望恩师谈家桢。

1961年初秋,风华正茂的孙正和入职北京大学。怀揣马公愚、钱

君匋两位先生的介绍信,孙正和叩响了书画大家邓散木先生家门,他有幸成为邓散木的关门弟子。可惜好景不长,半年后孙正和因故调离北京,重回上海。谁料上海已无他的立足之地。上海方面的经办人一查他的原籍在浙江奉化,就告诉他:“你是共青团员,要听党的话,我们就近照顾你到新昌工作,新昌与你老家奉化仅一山之隔呢。”

就这样,青年孙正和到了陌生的新昌中学,教起了生物课。从首都北京大学到浙东山区新昌中学,落差太大,孙正和一时陷入孤独和失望的泥潭之中。这个时候,唯一能安慰心灵的是他所钟情的书法艺术,似乎只有通过书法篆刻,才能完整表达自己的情感。

调到新昌后,孙正和带着邓散木的推荐信,前后拜访了张宗祥、潘天寿和韩登安三位大师,深得大师们的器重和教诲。以后,他又请益于白蕉、陆维钊、沙孟海等大家,亦受提携指教。孙正和的斋号“木蕉堂”,意出对他影响最大的三位恩师名号:木、邓散木;蕉,白蕉;堂,钱君匋(钱老的号叫“豫堂”)。这个别出心裁的斋号,几乎勾勒出他极不平凡的从师之路。

孙正和在书坛出道较早。1958年,尚在复旦大学求学的他,便在母校举办了一期书画展。时任校长陈望道,闻讯后欣然为他的个展题了字。1970年,孙正和积神游墨海20年之功力,刊印了《木蕉堂法帖》。作为名家,他参加了全国首届书法篆刻展。他的书印作品和艺术,屡在《中国书法》《西泠艺丛》《书法》《书法报》等诸多专业报刊发表。

孙正和先生的书法,传统功底深厚,而创新面貌强烈的篆隶真草也均精熟。他自谓“欧书用力最勤”,一本九成宫静心临写不下500遍!因师承“二王”书风代表人物之一邓散木,孙正和之字颇具“二王”

神韵,书风灵动萧散,境界高远。孙正和先生治印早年学的是篆刻,遍临各家皆神似,后攻隶楷行草入印,深下功夫的是以欧体楷书入印。当时与沙孟海先生齐名的陆维钊先生,曾鼓励他“你刻印可以去走楷书入印一路,这是别人未走远的路,困难多,但也容易走出来。”陆老指导他刻楷书印长达10余年之久,最终孙正和先生以颇具书法笔味的楷书印,独步印坛。陆维钊晚年曾赠诗肯定了孙正和先生楷书印:“真行人印昔人难,今日逢君刮目看。要与西泠成一帜,从知方寸路途宽。”郭绍虞、陆维钊、胡士莹等大家书画用印,多出自孙正和之手。

孙正和先生书印画三者之艺术功力,曾有造诣各有千秋的三位书画大家予以评说。尤善书法的张宗祥先生评价他的印最佳,画居二,书第三;绘事最精的潘天寿先生以为他的书法最好,印其次,画第三;长于篆刻的韩登安先生认为他的画最佳,书法次之,篆刻居三。见仁见智,三者循环,迥异成趣。

1990年5月25日,孙正和先生手头的狼毫和刻刀,永远停止了舞蹈——他在家中溘然而逝。孙正和先生的艺术影响力,从他身后发生的两件事,便可管中窥豹,略见一斑——6月13日,权威的《书法报》头版,专门为这位书法名家去世发了一条消息。2000年9月,绍兴市政府在上海展览中心举办“中国绍兴文化周”,重头戏《翰墨渊藪》——历代已故绍兴书法家作品展,遴选了20多位大师名家的墨宝。打头阵的是明代旷世奇才徐渭,还汇聚了赵之谦、蔡元培、马一浮等大师作品,孙正和以一幅行书中堂跻身其中!

孙正和独特的人格性情,也让人看到了高于世俗生活的人生境界。他志节高洁,狷介正直,一生长守有悖于世俗的固执。

早年,新昌当地有人图风雅,想

在一批草帽上印上时兴的字句。人家找上了门来,孙正和却慢条斯理地吐出两个字“不写”!也许孙先生想捍卫的是艺术的尊严,可是人家哪能想得到这一步呢?最后搞得人家老大不高兴,悻悻而去。

绍兴兰亭书会上,常有日本友人慕名要孙先生的字,但孙先生心中自有小九九:你既然爱上我的字,那该有诚意,一要向我恭敬地施九十度鞠躬,二要将我作品虔诚地举过头顶。若你随随便便,含含糊糊,片纸只字也不给!

世俗眼里的这么一位奇人、怪人,对故乡奉化却怀有深沉的挚爱,还有无尽的眷恋。

许多重要场合,一旦有人称他是“上海人”“绍兴人”,乃至“新昌人”,他总会郑重其事地表明自己的故乡是“宁波奉化”。他的书房存有一方“奉化孙”的印章,他说其中含有两层意思:一是奉化孙氏,二是奉化的一位子孙。受父亲影响,他的上海话夹杂着浓重的奉化口音。除了萧王庙他的堂兄弟,这位大名鼎鼎的游子,被故乡更多人认识已是很晚的事了。

1989年,应奉化市文化馆之邀,孙正和回故乡举办书法讲座。开场白讲的是上海腔普通话:“我的家乡在奉化萧王庙”,孙正和似乎觉得不妥,干脆又用石骨铁硬的奉化土话说:“我嘛,是萧王庙人嘞!”这是孙正和仅有一次以书法艺术家身份,回归故里。

他曾在浙江展览馆、上海美术馆等“大馆”举办过多场个人书展,自然也很想向故乡奉化人民作一次倾情汇报,由于种种原因,最后还是未果而终。

历经世路风尘的跋涉,人到中年的孙正和先生倦鸟知返,滋长着调回故乡的念头。那个时期,大山围困中的新昌县城实在太闭塞了,而奉化呢?既是他祖先繁衍的土地,又跟名城宁波相邻,对外交往的空间远远胜于山城新昌。只可惜,此心愿,也因他逝世而成永远的遗憾!

父亲的算盘

韩伟定

父亲节来临之际,心中想起慈父跌宕起伏的一生,眼前不由自主浮现出他的一个宝贝——算盘。暗红色的花梨木,围合成长方形的精致框架,共有13档,分为上下两部分,每档上面是2个圆珠,下面则有5个圆珠。父亲对这把算盘爱不释手,每天有空就要操练一下。日久天长的练习之下,父亲打起算盘来,食指、拇指上下飞舞,小小圆珠灵活跳动,珠声连绵不断,加减乘除统揽手。就是这把并不显眼的算盘,陪伴了父亲整个人生。

儿时一家,兄弟姐妹5个,母亲是家庭主妇,全家老少生活,仅靠父亲一人的微薄薪水,日子过得十分清贫。我是长兄,十六岁初中毕业就去当学徒,分挑家庭重担。后来,父亲的工资逐渐增加,省吃俭用多年下来,也略微有点积蓄,父亲总是迫不及待将其存入银行。他挑选银行十分苛刻,既要挑信誉好的大银行,又要挑利息高的定期储蓄。一家家细细琢磨,反复比较,才肯存入。

记得一次与父亲一起去位于广济街近解放路口一家银行存取款。那时银行还没有电脑,当父亲递上存款单,柜台内员工在身后一箱满满的账簿中取出一本,翻开账页,取出记有父亲名字的单子,噙里啷啦扒弄算盘珠,忙了好一阵,终于算好利息。在本息兑现即将取钱时,我看见父亲眼镜里敏锐的目光,一下子射到单子上的数字,马上张口说:“你这利息算错了,不是这个数字。”接着把自己算好利息的单子递给他看。银行员工看上去40多岁,他对自己算账能力十分自信,客气地对父亲说:“老师傅,我是多年的老员工了,一年算到头,这账是不会算错的。”我父亲双眉一皱,斩钉截铁地说:“我在家算过,不是你算的这个数。”二人各执己见,坚持不下。此事惊动了信用社的领导,领导问清事由,亲自坐下,重新算了一遍,结果数字竟与我父亲算的一模一样,分毫不差。不由得翘起大拇指,连声称赞说:“老师傅,你的算盘功夫真厉害,我们员工比不上你。”那位

员工无话可说,低下头,当即按照父亲算好的数字,将本息一并取出交与父亲。父亲长满皱纹的脸上,终于露出了笑容。

对于储蓄存单的到期日子,父亲记得非常牢。到期日那天,取款是头等大事,不管严寒酷暑或是刮风下雨,一定会准时取出,再转存定期存款。他对我们说,存单过期后这些日子,是按活期利率计息的。他边掰着指头边接着说,活期利率与定期相比,相差一大截,到期不取,可要吃大亏了。

父亲的生活十分俭朴,平时在单位食堂吃最便宜的蔬菜,很少选择鱼肉荤食,很少添新衣,实在要买衣服,肯定去寄售商店,买式样过时的、价格便宜的旧衣服,还说衣服式样过时没关系,只要保暖就好!对于子女,父亲十分宠爱,有求必应。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,国家实施房改政策,我们向单位买房改房,5个子女,每人买房要好几千元,父亲毫不犹豫,一口答应,把自己多年来从牙齿缝里省下的积蓄,一股脑儿取出好几万,为我们付了购房款。要知道那时的几万元,对于普通百姓来说,可是一个天文数字。

父亲品行端正,心地善良,公私分明。母亲没有劳保,想借用他的医保卡配药,父亲绝不允许,丝毫不讲“人情”。自己体检出肺癌晚期,直到生命终止的几个月里,竟不愿意花费国家医药费去住院手术治疗,连门诊也只去过一次,那是有天晚上,疼痛难忍,才勉强去医院打了止痛针。连邻居也说,像父亲这样一心想着国家的人,世上难觅。

父亲的一生,是勤俭节约,精打细算的一生。他的心里装的是国家、是家庭、是别人,唯独没有自己。他的人是留给我们兄妹最珍贵的精神遗产。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多年,如今我也是退休多年的耄耋老人了。每次看见身边的银行卡,眼前就会不由自主地浮现出父亲的音容笑貌,浮现出他与银行员工的那次争执,和取得胜利的欢悦微笑,似乎看见他拨打算盘的熟练姿态,听见那清脆的珠声,那声音,像一曲悠扬的旋律,久久回荡在我心中。那是世上最美的声音……



希望的田野 韩晓霞 摄

星空下的遐想

冯秋玲

五月的夜晚,骤雨刚歇,碧空如洗,繁星璀璨,空气清新,我看书倦了,就想着去小区里走走,于是,放书换鞋,步出电梯,来到中庭。

夜晚的中庭,汽车歇了,没有尾气;邻居歇了,没有人声;青蛙呱呱地唱歌,蟋蟀阵阵地弹琴,都是我喜欢的天籁之声,今夜,她们来陪我游小区。风儿安静了,草儿安静了,树安静了,水安静了,连天上的云也安静了,只有我的脚步在轻轻地、缓缓地移动。

小区所在之处,原来是远郊,自然有许许多多的树,大的几人围抱,小的也有大人的胳膊粗,高低不一;也有许许多多的品种,而我只识得十

几种果树,在明净的月光下我走近她们,再一一和她们微笑致意。杨梅、桃子、金桔、李子、石榴、香泡、银杏、枇杷、芭蕉……有的已经结果,有的只是花朵,有的才是叶儿,但当我走近她们,她们一律向我微笑,我闻到了她们的香味,夹着草香,花香,沁入心肺,有一股淡淡的仙气。

小区里有几个喷水池,雨过天晴,明月朗照,天上的星星撒落下来,喔,满池的星星,怕有千千万万吧!一个喷水池有那么多的星星,那两个喷水池呢?三个喷水池呢?还有地上无数个雨后水洼里满满的星星呢!这明明灭灭,远远近近的星星该有多少?今夜,我数得过来吗?我得数几天,几月,还是几年,几十年?不是说天上一颗星,地上

一个人吗?古代的星星况且数不完,今夜的星星凭我一己之力想数完,岂不是天方夜谭。

夜更深了,先生久等不见我回,便急急下楼,沿着弯弯曲曲的小道寻来。夜色朦胧,东张西望的他没有看到树荫下的我,倒是不忍看他焦急的样子,轻轻唤他。听闻我想数星星,他笑我真是痴人,却牵起我的手,向小区旁的大河边走去。

我俩站在河边,倚着栏杆,看雨后明月伴着满天星星。我兴奋地诗兴大发。“星垂平野阔,月涌大江流”“微微风簇浪,散作满河星”“灯火万家城四畔,星河一道水中央”……年轻时背过的古诗一首一首地结伴涌上心头,在心头间发起了少年狂:今夜的星星和古代的星星是同一批

星星吗?水池里的星星和大河里是同一批星星吗?我捧一捧河水,天上的星星会不会喝进了我的肚子?星星从哪里来,又到哪里去?我们看到的是今天的星星,而明天,一定还有许多星星,路过我们的头顶,后天,后年,几十年后,无穷无尽,明明灭灭,一闪一闪,新的星星,源源不断。于是,我们以任何形式,在任何地方看星星,星星都是美的。而这种阔大壮丽的美一定在远古时代就存在了,这是对于宇宙星空,生命万物,咆哮大河的惊惧和好奇。而河流隐匿在哪里,又消失在何方?生命从哪里来,又将去哪里?生命的价值又在哪里?这千古之问我不知道答案,但我坚信每一个人的生命,每一种生物的生命都是美的,都值得被珍惜和善待。

雪 寶 山 文艺季刊

2022年夏季刊要目

特 稿		
	老前方路备忘录	俞赞江
小说绿地		
	插了梅花便过年	南慕容
	女孩与花儿(上)	蒋静波
散文长廊		
	乡土	虞 燕
	“会绣花”的驼背阿叔	裘七曜
	我的“记者”生涯	盛常国
	特殊“朋友”三题	原 杰
	情怀	陈旭波
	故乡的诗语	洪珏慧
	老屋物语	鸡 丁
	飞蛾扑火	王月曦
	印象	树 白
	寒食清明察巴人	胡慧英
	外公	同学良万(外一题)
	发小来娣	许 祯
	行吟	烟霞岩头
	西坞两题	徐国平
新诗时空		
	国家公祭	高鹏程
	落日的失踪术(组诗)	陆旭光
	无名湖之殇(组诗)	毛立纲
	时光保管员(组诗)	汪知羞
联盟来风		
	此情可待成追忆	应爱卿
	消失的下游	忻辰谕
阅读书屋		
	奉化人的创世纪与上海现代工商史	陈力君
	家族秘史见证现代中国百年风云	南志刚
	于开合起伏中摹画层累化的历史	周保欣
	家族小说:并置手法的运用	谢志强

主办单位:宁波市奉化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
地 址:奉化区大成东路1278号 邮 编:315500
投稿邮箱:xuedoushan@sina.cn
电 话:0574-88502656